

李昂 《北港香爐人人插》

◎王仲偉



北港香爐人人插/麥田出版社/九月

每次出招必能引起騷動，不出書時也不可能被忠實的讀者或閱聽大眾稍加忽略，這就是李昂輕易勝過現今同行的特色之一。比起李昂的輕鬆自在，那些爲了文藝事業百年大計著想，而使勁在電子媒體

娛樂節目中曝光；甚至直接以主持人身分，爭取鏡頭之前人人平等的媒體主張；或至少積極參加從天文地理到政治命盤的談話節目無役不與，以確保發言權之持續有效的文學作家們，真是用心良苦又事倍功半。

《北港香爐人人插》收錄四個中短篇小說，分別以不同典型的四個女子闡述被壓抑了近五十年來台灣的民主與女性意識的抬頭。近五十年（實際上至今已超過五十年）以來，威權與民主的演變、父權與女權的消長以及大陸與海洋國族觀點的轉移，各種生滅興替與強弱易位之間有著微妙的互動牽引。

〈戴貞操帶的魔鬼〉描述一位代夫出征的政治犯家屬，悲情訴求遠大於理念取向的女性民代，人民基於愧疚還債而對這位「哀傷的國母」加以認同；反對陣營中習被認爲（與女性的堅毅執著相比）較爲聰明又機靈的男性同志，而較不靈光的女性卻遭伺機而動。在〈空白的靈堂〉中豎立了一座立於高處的標竿——自焚民主鬥士「台灣國國父」遺孀；另一個「對照組」角色——林玉貞的丈夫則被動地葬身火海，反對陣營研判，死於意外過失（刻意強調他的重要性尚不足以動用謀殺），當國母因丈夫的殉道處處受人尊敬時，背景類似的林玉貞卻得不到此等待遇之萬一，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悲情與獨立建國使命之神聖，竟矮化爲兩個女人在掠取男性獵物

時之爭長論短。

〈北港香爐人人插〉的女主角林麗姿憑藉著自己的身體與智慧在十足男性化的早期反對運動過程中努力向上攀爬，最後在大批「表兄弟」——黨內男性朋友的襄助下當選不分區立委。然而在仍以男性為主的台灣政壇，事業成功，愛情也不算失敗的林麗姿卻被反對陣營中女性支持者視為狐狸精，原本應該較能接納她的男性同僚則視之為奇觀，只要離開了性愛話題，男性就對她產生不了靈感。李昂在此以更超越〈殺夫〉的淋漓鏡頭披露性愛場面，更多則是八卦男女所加注的評論：四五桌的表兄弟、四五十根陽具或四五十種精液等近乎不雅的陳述，如同需要驗證年齡的網站入口所謂不雅、不舒服以及噁心等警語，換成白話的意思就是叫男人不可錯過。女人如香爐，男人則是脆弱不堪的香，垂涎三尺的訪客逐字逐行吸食下去之後，所得到的恐怕是一抹既響且脆的耳刮子。

如果林麗姿的放浪是女性周旋於男人世界中的必要之惡（當她缺乏自身的悲情故事而又立志向上時），〈彩妝血祭〉中的王媽媽則涵蓋了所有典型傳統婦女的一切悲情特色，伯父喪命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期間丈夫於新婚之夜被逮捕，堅忍的王媽媽排除萬難獨力扶養遺腹子長大成人。王媽媽親手為亡夫體無完膚的屍身縫補化妝。最終以兒子因性倒錯招致愛滋病

而過世，母親為兒子畫上女妝，將他過去偷偷試穿的女子睡衣披在他身上，口中念著從此不用再假裝了；同時在屋外紀念二二八的大會上，也以「不用再假裝」來揭開隱藏了近五十年來的禁忌。對比手法也應用在親友對陣營女作家身上，王媽媽為兒子化妝時，女作家也正接受年輕化妝師的服務，化妝師隨後在火災中喪生，死人為活人化妝，活人為死人化妝，生死僅一線之隔。

四篇小說儘管都有為近五十年來備受壓迫的台灣人民請命的意味，書中仍蘊含相當的反諷成分，例如借用〈香爐〉中婦女們（林麗姿除外）的自命清高和席間男人的低級對話，過與不及的道德觀給了林麗姿寬廣的優游空間；〈彩妝血祭〉中命硬的王媽媽得不到替人挽面的機會，卻又不敢坦然面對兒子的性傾向，直到他死後悔恨莫名。

作者用缺乏文字美感幾近粗糙（較為厚道的意見是「寫實」）的筆調見證近五十年來在政治與性別上遭受雙重壓迫的台灣女性那種自救與救贖的心路歷程。雖然「兩個女人的戰爭」強化了本書的能見度，其新聞熱度隨後卻淹沒在活人真槍實彈演出的情色肥皂劇泡沫中。文學創作是否一定要引起文學之外的話題，同時完全不在意其藝術價值與品質高下，才能讓人注意到它的存在？